

報晶

例刊告廣

每三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元二角半

外埠每月二元二角半

外埠每月二元二角半

外埠每月二元二角半

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

一、本會之發起...

二、本會之目的...

三、本會之組織...

四、本會之經費...

五、本會之權利...

六、本會之義務...

七、本會之解散...

八、本會之附屬...

九、本會之其他...

十、本會之總則...

科發白濁丸

治白濁之聖藥

金馬牌香煙是也

君亦知國貨之

王為何物乎?

表鍊一條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啟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樹皮丸

自來血

金馬牌香煙

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錶一條。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啟

德國工程師

專辦各種工程

地址：上海四馬路

電話：三三九五

金城銀行

增設儲蓄部

本銀行於本年四月一日增設儲蓄部。遵照儲蓄銀行條例辦理。各種儲蓄存款。利息優厚。手續簡便。有詳章如蒙見索。即當奉閱。有志儲蓄者。祈注意焉。

(一) 整存整付

(二) 整存零付

(三) 零存整付

(四) 零存零付

本行備有儲蓄盒數種。凡在本行存款。均得借用。存款清時交還。

陸勝功判

本報已於四月十號(即夏曆三月三日)出版。內容豐富。歡迎訂閱。

訂閱費：每月一元。半年五元。全年十元。

地址：上海四馬路

分生髮水

治髮脫之聖藥

本藥水係由名醫精製。能生髮。治髮脫。功效神速。凡有髮脫者。請速試用。必能奏效。

地址：上海四馬路

欲上安便 游海宜穩

大行堂

新旅政社

博安利

老牌電燈

省電亮光 耐用美精

地址：上海四馬路

天荒的發明

THE LOVE CREAM

愛克憐

凡用此藥。無不奏效。治癒各種皮膚病。如疥瘡。濕疹。等症。功效神速。請速試用。

地址：上海四馬路

痰

止咳潤肺

凡患咳嗽。氣喘。痰多。等症。請速試用。必能奏效。

地址：上海四馬路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腎弱之痛

凡患背痛。腎弱。腰酸。等症。請速試用。必能奏效。

地址：上海四馬路

萬海一塵錄

德意志誌徑逐威廉第二，改其共和國號。而歐戰當局者之俾士麥之孫，此布爾什也。學者靜思，因茲錄第三卷，此書凡三卷，第三卷中，成紙談威廉第二之文，爲書無幾，今以皇室既敗，始敢重刊，不意皇黨猶烈，竟以法廷爲令，禁止，是實逆又禁矣，此事與至斯猶不若吾黨之識機也。

美人評劇

顏報載謂：因節錄之以博讀者一笑。『某晚余等得一極盛之中國筵席，凡燕饗鳥翅等珍品，應有盡有，食後觀劇，天氣甚熱，故劇中即設於曠野之上，上通以棚，旁以三旁侍者奔走台上，搬移檯椅，遞送物件，彼等無常在京耳，演劇時，常有五侍者奔走台上，搬移檯椅，遞送物件，彼等無常在京觀客眼睜之前，實則當作不在論，及台上有劇戰時，環繞喧鬧，槍刀交擊時，於是此等侍者，奔走益甚，吾曹西方輒曲家對之，甚為奇異云。』是夜所演者為最劇，重要角色為梅蘭芳男子而飾婦女者也，又謂某君為中國價值最貴聲譽最隆之伶人為梅蘭芳女子體態聲容，無不精勻，一入狀似一瓊妃最貴稱號，雕龍粗厲，面塗黑色，一望而知為狡猾之人也，反之，善人之面則塗白色，故中國戲劇中，人之善惡，可以其面之黑白而衡斷之，而所謂無大反，惟自塗白面者為善人，則適相反不知白面者，絕無善人，而面而大反多，惟白面者，為善人，殆梅蘭芳之白面，非蘭子福壽臣之白面耳。

某園近事雜詠

思夏某剛欲親往以華弟勇猛能敵故置。然雖一例此新舊。茲淑夫人之姪可兒。
用其叔周太師爲以華弟勇猛能敵故置。然雖一例此新舊。茲淑夫人之姪可兒。
累行冠禮於園中，又爲其女行笄禮具來過客請往觀衆來傳主婦曰：
「茲淑夫人人，類似一種慷慨，不知其何由得之也。」然亦足以自豪矣。
首陽散盡蘆山根。食葉夷齊命幸存。除却慈福即慈孤。孤萬死亦自感恩。
勝滿徵歌壯旅居。涸涸者，頗受某國之優饒。每屆春秋佳日，輒大集此輩
於園中，舉行鄉飲射諸古儀。復次，則爲倉皇奔竄、踴躍購贖、譁爲
大嘍、羊頭而樂之、狐媚醇厚這老再拜查對。荷奇荷寵。蓋此名國
勝地之所在，已不啻爲孤忠効節之所耳矣。茲淑之尊號，或即以此
此輩所奉，未可知也。

三、公制作本恭刊。參互鉤稽百未謬。爲道姬家苗裔在。漫疑周禮風周遼。
說全周作本恭刊。參互鉤稽百未謬。爲道姬家苗裔在。漫疑周禮風周遼。
禮全周作本恭刊。參互鉤稽百未謬。爲道姬家苗裔在。漫疑周禮風周遼。
力。雖其人強半遺老，而集其大成者，則實爲成周之遺荀。姬氏者也

畚箕塵謝罪

前讀大江集，覺奇氣橫空，爲之神王。便爾興來，妄爲改竄，點金成鐵，實自誤悅，以兄言改卻通之作，故未感於老練之目，焉承弗罪！且辱爲之終矣，已益增修改作堅持固執之心，既自誤讀而又誤改，服末老反竟花矣。

謝罪

少年道：「這是我少年做些千奇百怪事情人家創作，請說是他的創作。」把這創作兩個字，一字一筆的，看一個二個錢也沒沒有的問他老子說：『你老子也沒有』

萬不行，天下那有這樣道理呢？少年道：『這是我的創作』又一天少年的脚，有些痛癢，脫了襪子，喊他的老子過來，說道：『我的腳不適宜，你要跪在地下，替我求求神修了一條、老者道：『你就算是我的老子，我』

「可嘲之至」至惹觸確與前文不合，此皆輕率落筆之後，願他人好舞弄文字者，當以不悞爲戒也，默容雖律文調而有一字，似有反律爲之力，平仄未失，仄平與平平互，然兒既謂不當則不當可笑矣，種種冒犯，特此佈告。

創

健挺高的河流、水以比京城街道一般、就是洗淨、也放不下河旁有一大戶人家、家裏一個五十歲的老者、一對二十幾歲的少年夫妻、老者就是這少年的夫妻、老者說道：「我兒子說、現在我要教訓我兒子爺、老者說：『這萬不行、天下哪有這樣道理、少年道：『這是我創作的、又』天少爺的脚、有些痛、脫了襪子、喊他兒子過來、說道：『我的脚、不適意、你要跪在地下、替我兒子爺修一修、』老者道：『你就算是我的老僕、你就跪在我的老僕、』我更不能無原無故的罰跪、」

天少爺沒有、你

說這創他是兩個字把這劇作兩個字下來啦、天少爺的一看、一雙銀絲的襪子、有一、二個錢、也沒

神州日報
（大）（新）

定價

| | |
|-------------|----------------------------|
| 中國日本 | 每季洋九元 半年洋十五元 三年洋三十三元 |
| 歐美各國 | 每季洋十六元 半年洋二十五元 |

(附送品報並不另取報資)
(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

十年癩頭十日愈

（以三百字爲限，每加百字，（字數及加字時）加言每四句六元，壽詩加壽聯加倍，長聯面議）（字數及加字同壽文）長闕十元、日報月刊及如彙書按八折計。

例
序、傳、誌、記、雜文、每篇五十元、
加十元、藝文、每篇一百
元、
詩、二十字以內五元、
銘、墓、碑、每篇一百元、
小、台、五元、中、調、七元、
雜、誌、非、特、約、概、不、願、
報、代、訂

招登廣告

一年有半
(七)

到了松江上下的客人很多，好像過了松江，就不見和相商了。誰是他呢？手以後見那兩位客人熟識，便問在松江上下有幾家，便向那婦人道：「你總得囑火車上的人多，多搬運些貨物下車，而且請客便伺候。」松江說不見知和火車無干如何，總不在上海下車；你只好自認晦氣、下次來必心慈面軟人輩中還有一個刺骨的說道：「他准是把你的金銀髮和舊書裝袋去了一錢不露毫末地轉賣今世出了這錢，來生得美富之報也，也是值得的，李福壽是個厚道人，他做好做歹勸他下了車，說你既然來抄奔親戚，儘可想想，見到親戚裏再說好，在你還有堂房阿哥作伴來的，失財便是命中註定的事，那和到要麼？」一路車站上的偵探只當他是拉不緊教路中諸客受他的騙，這時他和那老兒同由月台上去，大家也都悶然罷了。

何伯謙和張叔禮出了車站的鐵柵門，恰有一輛汽車停在那裏，張叔禮便上了汽車，向伯謙道來：「我們坐車去罷！」伯謙已上了汽車，張叔禮和汽車夫說了到東方旅館，那汽車夫點頭應允了。張叔禮的發了一兩聲怪響，那汽車便疾馳的由東路向北浙江路口發了角港路與道三弄，你預備着汽車在這裏迎接我們嗎？」張叔禮笑着，怎樣不預備！天知道，而且無時無刻不預備我無盡什麼時候到他們，祇怕候不着罷！伯謙道：「如此說來，三哥你在上海，自己已買了汽車，何必又搭我的車子？」我上海既沒有家，那裏有什麼汽車？實告訴你罷，這是火車站上專辦替客生意的汽車，因為他們在車站上定有一款空位，送到南京京畿一帶，每次不過三五個，他們行李也可裝在上頭，又快又簡便，使我得到上落，能是如此，此黃包車好得多，那車站上的黃包車是最可惡的東西，要是我們常乘上海的，他還不致惹起排嫌，要是他瞧你是個內地的土老兒，沒有到來上海的，那他還不容許你的事情，就下手得很凶，他見你是個單身客，或是行季稍為多帶了些，出城門口，硬叫上前來，你也搶一件細簪或戒指一個價及不開，早聞得你六神無主，急趕着二兩黃包的車，他給你攔了三四圈，爭奪不開，早已影兒先吵架起來，先也不給你講價錢，及至走到半路，硬盤駁打攔起初和他說到什麼地方，他都說認得，上了車，他拖着你，拚命賄絡，這是常有之事。

……說畢轉身就走、那婦

前，使勁扭着魯二混的衣袖，魯二混倒心裏動了，勸三脚兩步，捨得近前，這雙紅臉赤手，血污狼藉，染了我的新袍子。你不想發財？我這發財呢？」婦人早從身底下，拖出一個大猪尿脬，給他瞧看，又嘴扁的笑道：「誰還信這些孩子，我是出來騙人的。」你不信？請瞧這尿胞裏，一盤清血，我們也是沒奈何！才幹這樣沒廉恥的把戲！」順將上文情事解嘲明白，見明霞社會無奇不有，「我說你奶奶白，」指着那兒笑罵道：「你發你奶奶財，五十外城，離六十平頂，已經不遠，要求參政又沒了要叫你去運動選舉，要你參政還不到，」那裏還管婆兒子的義務？婦人笑道：「別的話話，我不聽，我只問你，魯二混說的那般財害，究竟是真的，還是扯淡？你瞧瞧，你這般欺奴，不是十七八歲的，的確像哩；你這般欺奴，不是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兒，我還猜不出覺得你的，尋出話來灌你的米湯，你快算我的，我選錢退回去另請高麗罷，誰有功夫在這裏和你虧混？」婦人嬉皮癩臉的笑道：「第二種，你是有一定好處給他們先生，我有這本帳，從好上裏挖起來說話，你叫他幹甚麼惡，他便幹甚麼惡，」混腔調道：「邵奶媽，你敢是產後發了瘋了，倒跌進牛奶缸成腫，如何喃喃的在這裏說謊？幸虧我兒子還大，不然要吃你肝肺，五臟都爛得粉碎了，死的人會說的話來，即不是件件事，你若是我到你屋裏去坐一坐，倒沒要緊，只是要規規矩矩，想我和你交個小孩子去做人，那可不行，」說得那婦人哈哈大笑，不由分說，牽着魯二混的膀就走，走至一片荒僻地方，遠遠的有一座破土地廟，旁邊一株合抱不來的大槐樹，遮得綠陰陰地，斜陽

揚州俗例，清明日必有無賴少年，脂抹粉，穿女子女子裝束，向沿地一帶演小巫戲，以填故陌，以媚盛筵酒，穢褻骨肉，上墳放箔，盛祭，借博者譏笑，正與高寒烈時，不意陰風慘然如鬼，一班放蕩尋常之輩，忽燃天公惡作劇，而寡壽絲兒之陳人，此時長眠地下，正不知作何威靈余猶習未除，書燈夜對，撲撲既昏，顯然小酌，爰及此事，相與指空而已，並口占小詩云：往歲清魂已曠，今年元復舊春時，庭前小步走，道上野風搖柳枝，馬爲吾嘶不語，入因中酒生痴病，鴛鴦拋書卷，笑上欄干亂髮絲，人苦熱荒，我樂寂寥，悵得心消，亦大可哂矣。

滑稽問題答案發表
原聞 上海的烟紙店，現在爲甚要做說書的營業，所說的是甚麼書，換替茗煙，一概微利，近來多以空殼掛名茗煙，以圖微利，如有滑稽的光顧之，納說書之說換空箱，是亦石皮板，近來上海的烟紙店，多挂開張大長城」的招牌，一定有人任面講談姜女高麗等夫的故事，雖以目前機有此間，做茗煙者所答，雖鄙意不合，然而彌足一個滑稽的調，敬贈新茶一盒，以助清興，諸人士至品館前往取可也。

滑稽問題一（石皮）
上海四物事，甚變先有正、後必有大、答中多種，甚變先有小、後必有大、答中多種

我國戲劇的價值

動，不能自己。(二)往因新青年雜誌，攻擊我國戲劇，認為無存在的價值，未免可笑。(三)當時反對新青年的、人智識太高的、有莫有充實的理由，被攻可笑的(郭說)實在可見。(四)因我國的戲劇，戰勝不了、無識之輩，遂本其說為要典，以為舊有的戲劇，真無價值。此據不足資，然而替我國的戲劇，實在枉死，據以上幾種理由，便忘了自己孤陋，不免隨大眾為，而顯不見得見笑大方了。

如今的新學家，一看見自家東西，便覺得非常討厭，莫一件不談，消滅，比新到中國的外國人，尤不習慣，凡事不如意，動輒想推翻根本，才算得文明進德。就如二年前的新青年雜誌，正在火燄盛衰的時代，又算得倒運的中國戲劇，碰着他的馬頭，安得不大受教訓？若論我國的戲劇，因物質文明不發達，太少進步，原也有許多可議之處，然不能因新青年當時任意攻擊，便將真正是非，一概抹煞，今特將新青年攻擊的大端，分是年兩柱，刊布於後，以便察覽。

甲 中國戲劇組織法不經濟。
乙 色彩靡麗，有時過於激烈，致傷耳目。
丙 武戲場面凌亂。
丁 三說俱公允，應當承認，但不能因此三種短處，就說戲劇毫無價值，不能改良，應該如何改良，長期於適用，當另作文以說之。(但改良之說，另是一題，不當贅言於此)

戊 臉譜野蠻
己 金鼓歌舞，必須廢止
庚 主觀與現代思潮衝突，不能應用
辛 演戲種種動作，若不近電氣，概須廢止

以上四說，似有理知實任無理，不能奉公，解剖詳後。

新青記者必以為說着戲唱戲，成為某機關的臉，要畫紅的，張三爺的臉，要畫粉臉的，唱戲的臉，要畫灰臉的，這不是無中生有，過於做作，不切事實嗎？新學家事事講真理，重實質，要天然不做作，豈乎有這種矯揉，真是真要照以上的主張，戲中的關張，總得請關張自己上台，才能真寫真，真是關張的親生之子，上台代表，也必然差之毫厘，失之于千里，況如今年在台上代表關張的，無非是王鳳卿錢金福一流人物，說他真是更何況還有那個能信，就不能信，這種不合質的演戲，根本已不能存在，有關彼否，那個能信，去爭執不已，豈不是本末未明。

戲劇不拘形骸，無非重在表情，只要在戲臉上，沒有價值，就如文章有詩，如能把一種特別奇妙的表情術，用在戲臉上，自有價值，又如文章有詩賦詞曲各種，且詩中之要點，今古歷代，長短句，竹枝樂府，各不相同，只要做到好聽，又能安帖此較優，如今的新學家，即或不認舊派文章，說只是等於(假)戲劇完全作偽，不自合自然，應該消滅，我更要請教，自話之，何以又發生一種新體呢？而且那新體中，還是要用風花雪月，楊柳芙蓉，那些開字樣，來妝點門面，何不仿效歐陽修晏幾道的文體，簡直「你也姓歐，咱也姓張」，是咱的祖宗，咱是你的後代，這才算個真寫

記者謂大雄曰、吾自束髮而居上座、馳逐於微歌謠、

即寄寓於上海者，亦垂及二十年，顧從未一聞僧之姓氏，僧能以三十萬金爲贖，黃金大塊，鑄成名妓之口，度亦非默然無聞之輩，而吾乃一無聞見，其故何也，大雄文！僧益業泰晚之遇，得所憑藉，遂一躍而爲名僧，人竊然於社會中露其頭角，其實並非素有關譽之人，宜乎不之識其也，記者無然曰，猶憶十餘年前友人某君，嘗引一落拓少年，求吾介紹，爲發一枝之寄，吾丈哂之，令其人一躍而登吾台之上，不但爲僧教首，更且居然於藏教之徒，每多吾子紅紫袈裟之內，有數百英鎊，可知天地生才，不拘地位，今時聞促矣，冀爾再續，是在何時，請速來，補正庶幾盡心可乎。

林相言曰：僧既不在，乃令人傳語慰告，且自述其被劫之奇，特無論如何，必讓前諸令吾安心靜臥，弗自煩念，是時吾已深懷之爲人，亦不望其踐約，一故爾難言之，而陰置而勿念，中秋既過，僧仍不能來，吾已無餘望，一日，爾忽然來而引，自述自過，深懷慰藉，且謂吾來三十萬

元牯君從僕、例不爲多、願自八九月來、吾之所得於君金、而欲以三百金牯君從者、世界詎有是理、然君苟

因園君姓杜，乃揚聲言曰：汝勿以吾主人爲挾制之具。吾輩素持不畏主人，而主入尚須尊重吾輩爲之綱繩」二也、吾聞之亦怒，乃正色謂之曰：汝何物輩？汝主人果給吾黃金者，非特給鎊三百，吾否可金！如再多亦非所吝惜，實買此數百金，卻受汝欺，汝恟然今在，汝欲取則取，否則歸汝所爲，吾不惱也。彼若朕皇且怒，雖然無知如何，則亦快快取此二十金而去，至是吾輕憎之心已不豈形諸詞色，而暫弗知也。

作、這

孝嗎？老子說：『這是我的創作』，少年忽聽他老子居然也說過話了！一時無可回答，就拿了在銀行存銀的摺子——口氣跑到銀行中向他們櫃台上取銀錢，那經理說道：『你雖然拿了摺子，銀子是取不出來，』少年心憤憤的我就說去罷，那經理抵賴我說去罷，那經理理道：『這裏有你們老子的筆硃，他說不付銀子，是你老子的創作，你要起訴去，同你老子討新帳吧』（未完）

○寒雲徵書 如有以我佛山人所著二十年日略之怪現狀全部惠讀求者，請先見示，需何代價，以便遵備取書，又徵求賸餘之一冊，亦當厚酬、

○啓事 啓者：前徵求書目、承續報諸君不棄，爭惠札示，無任感謝、滿秋書目，以張侑子君所示十六種爲最詳、特贈拙畫橫額一幀、願專人到社、用原箋書據領取、（寒雲）